西南紀事

西南紀事卷六

餘姚邵廷寀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李乾德　楊展

李乾德字雨然四川南充人崇禎四年辛未進士歷官湖南巡撫禦張獻忠於長沙敗之後力不支退屯貴州之婺川以圖興復會袁韜武大定自順慶敗而南乾德承制撫之初獻忠部賊袁韜有罪當斬率數百人亡命聚衆日盛號姚黃十三家所過焚殺督師王應熊授以副將使守順慶小紅狼別部武大定先降於總督孫傳庭傳庭死保南

山戰敗走興安踰廣元與袁韜合衆數萬人謀突秦而西

大清兵擊敗之喪失婦女輜重畧盡收餘衆萬餘棄順慶而東過涪入山由武彭以趨夔川歸於乾德初曾英戰歿守涪者爲英部下涇陽李占春項城余大海聞袁韜由順慶南下占春等避之東走夔州會朱容藩自肇慶入蜀取道施州衛溯江西上說占春大海將其衆復回時

大清兵追袁韜等陸行新鎮盧光祖以舟師泊湖灘所將皆曾英舊卒不意占春等猝至戰不利

大清兵以全蜀殘破亦北還順慶占春乘勝復至涪結營忠州

之平西壩號萬姓營大海屯花陵河乾德既得袁韜武大定兵亦獎率之返關入佛圖關據重慶韜自恃兵强欲踞諸軍上占春宿將恥爲之下謀夜襲韜軍取乾德去乾德素善占驗夜觀星象與韜言宜有急兵是夜占春至有備不能克乾德已徙他舟獲其家口旦復還之乾德雖書生負宿望故諸鎭爭得之以爲重已進爵至太師咸稱李太師云武岡之變或傳王被執朱容藩在夔自以宗室冒稱楚世子監國招討副元帥諸將皆賀乾德故不平末幾故相呂大器自黔來過占春營具言王無恙容藩僭竊不宜

輙受爵號占春遂不復事容藩於是乾德傳檄聲容藩罪容藩益困乃北依三譚以兵攻石柱司占春救之容藩敗走爲追者所殺大器徧歴諸營太息謂乾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武忍而好殺王祥尤庸儒不足仗蜀事其尙可爲乎回黔至獨山州發背卒乾德及袁韜等旣與占春搆隙且重慶乏食乃使人說楊展與合兵

楊展字□□四川嘉定州人崇禎七年甲戌武進士官廣元守備從廵撫龍文光入成都補川鎭中軍張獻忠破成都展被執迸脱其縛入江泅水而下至嘉定會英等兵起

展亦乘間入犍爲殺僞令進攻州城州人開門納之展遂
據嘉定獻忠死其黨散走蜀地俱殘破歲復饑

大清兵北還嘉定近省而淪展善於撫衆遺民餘寇相率歸展

獻忠將去成都輦金玉沈諸江展使壯士乘巨筏探求之
數月積大鏹鉅萬計民間饑饉厲疫相仍斗米至三十金
沿道餓死或父子相烹食展乃遣使百餘輩赴黔楚告糴
前後入米數十百萬石自鄉先生以下及弟子員具贍養
朝夕與處農人給牛種口米擇田而耕願從軍者補伍百
工雜流各以藝就食貧無告者廩之於是巴蜀孑遺賴以

全活甚衆是年秋大穫展遂雄視全川川人走四方者述
展慈愛莫不流涕順治五年戊子封爲華陽伯晉錦江侯
以旌展功乾德使至展意已與乾德俱蜀人又有袁武之
助大喜約爲兄弟居之犍爲供億相望於道久之展復與
占春通問袁武請丐無已展不能悉應遂有隙乾德屢諷
展經營川北展不能聽乾德亦薄展終不可與有爲而謂
袁武驍勇才氣足資謀欲殺展而并其衆適袁韜生辰展
具舟親以牛酒貲幣致祝并犒其師韜治酒高會展以甲
士五百人長刀自衛入夜犒從者酒五百人皆醉卽座上

撫展因之別室尋殺之因發兵圍嘉定諸將奉展妻及子景新誓死以守久之城中飢人漸有異志王祥曹勛李占春等援嘉定者皆敗去於是內應者以城降夫人自縊景新北走展士馬財賦盡歸於韜大定衆論俱不直乾德宜賓樊一衡貽書誚讓之詔切責乾德問展死狀諸鎮上書請會師致討會粵東湖南喪師而止庚寅孫可望據黔將圖蜀乃爲展訟冤聲乾德及袁韜等罪遣王自奇將兵三萬由川南進別遣劉文秀精甲萬人由滇渡金沙江踰大小象嶺過大渡河出黎州取曹勛以襲其後韜等不知方

悉力拒自奇川南月餘文秀由黎雅趨嘉定韜等撤師還救六戰六勝自奇自後掩之遂大敗韜遽大定就執乾德全家自沈於水死之可望以白文選鎮重慶守四川

論曰士不講學敦本而競談縱橫功名鮮不敗天下事者蜀遭寇難生民以來所未聞而得楊展爲之安全咻噢豈惟展賢蓋亦有天意焉李乾德虐民而背天是以負展名隳末路功卒不就死有餘恨縱橫之害於茲可鑒矣

王祥　皮熊

王祥四川綦江人崇禎末爲九園子隘官素號勇悍張獻

忠陷四川惟遵義未附大學士王應熊還自京師承制即
遵義置幕府以滇人馬乾行巡撫事與監司劉麟長王芝
瑞等傳檄縞素討賊邑紳刁化神以鬼術募兵甚彩應熊
使涪將曾英襲取之遂收復重慶祥亦出師綦江與相犄
角祥威望不及英而幕府委任過之順治三年丙戌十一
月望

大清兵入西充斬獻忠孫可望等南奔過重慶擊英殺之是月
抵綦江明年正月由遵義入貴州祥等走永寧山中

大清兵畧定蜀地巡撫乾於內江被難芝瑞麟長皆從閒道歸

應熊薨於畢節衞祥於永寧赤水間招集潰兵及賊之敗散者聚至數萬人復入據遵義撫諭屬邑及綦江內川皆下遵義地饒而阻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戶口充實雄於諸鎮朝廷用御史錢邦芑言封祥爲平寇伯平寇故曾英封號祥得之一時以爲榮而英舊將李占春等弗服也曾袁韜與占春爭長相攻祥惡占春之强思與韜合誘占春計事伏甲執之占春殺守者逸歸由是諸鎮疑貳日尋私鬬未幾祥又舉兵攻皮熊於貴州

皮熊本名羅聯芳字□□江西□□人爲貴州偏裨

范鑛薦授總兵孫可望入貴州破熊兵烏江熊走平溪可望旣南趨滇熊再入平越收兵復黔破土賊藍二等封定番伯遵義鎮王祥告糴於黔熊以爲詗已虛實不聽羅部下掠奪祥貲祥怒攻熊圍黔省三日敗而還熊陳祥越境見侵之罪請會諸鎭進討大小十餘戰不能克各引去惟黔兵連戰深入相持月餘乏食熊子文英爲兵主不能擕循戰敗退走祥悉銳乘之黔兵大潰爭渡溺烏江死者三萬餘人祥亦上疏自理有詔和解盟於烏江而罷兵於是思南銅仁湄潭各郡邑皆歸於祥時孫可望已畧據全滇

誘致黔國公沐天波土司皆畏逼受約束兵衆日盛將為
西鄙患行朝憂之蜀縉紳程源粱應奇辜延泰等先後赴
肇慶言祥雄武可大用乃封祥忠國公熊匡國公並建黔
播重鎭以防雲南順治六年己丑冬可望自雲南出犯貴
州熊不能禦走淸浪可望使白文選追執熊釋不殺因使
盟祥祥狐疑未聽可望怒使文選將二千人赴永寧守將
侯天錫迎降給報祥曰滇兵二十萬已渡烏江戒期夾擊
矣祥懼召諸將謀驍將李定進曰二三年操刀同室雖捷
亦恥今拒賊望勝則直規西南不幸而敗不失義鬼仁公

何復疑乎祥終猶豫自計由眞安州入隆武彭水間險隘可守引李于爲脣齒無慮乃裹其文繡珠玉金寶使牙將以竹夾三千貢之先行賓佐諫曰公如此舉動彭水可得至乎董卓公孫瓚眞何代無賢衆心盡解多送款可望可望疾發兵掩之祥夜走牙將已先剽其貲去且失妻子從者纔百餘騎祥大哭追至馬蹶不能行卒死上短刀突戰殺百十餘人創重自刎死明年可望將盧名臣下涪州李占春戰敗野猪寺口及余大海俱順流下楚降於

大淸皮熊居黔中亦不復仕熊壻張默爲水西宣慰安坤師康

熙元年壬寅有常金印者自稱開平王後在霑益州被獲詞連坤平西王吳三桂奏請討水西駐師二年執坤并及熊翁壻熊年已八十餘抗節大罵遂自絕食飲四十日而死一時哀之

論曰宋之爲兩川者前有吳璘後有余玠至劉整以瀘州降元遂順流下襄陽江淮俱不可守矣地無險得人而固豈不爲明驗乎桂王之時荊揚雖去蜀黔上游固自在也而謀國者曾不以爲虞置將如王祥皮熊一戰而敗宜也雖然熊之志存故國久而不怠經險乃見駑駘棧豆於祥

有之身死爲笑曷足惜乎

西南紀事卷六

西南紀事卷七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

金堡

金堡字道隱浙江仁和人任氣敢言學古有識崇禎十三年庚辰成進士知臨清州甫五月落職順治二年乙酉夏

大清師下杭州餘杭人姚志卓起兵復縣城殺新令堡往依之志卓敗走富陽堡渡江依鄭遵謙是年唐王立魯王猶稱監國除堡職方郎中不拜間關走福州上書略曰臣伏讀殿下出師之詔叩頭流血謂殿下立志如此此必能光復二

京遠矚企逾時辜華未出使觀望者離心郎祇礪者亦懈體故千里赴闕迅請六師甫至金華徽州告陷若兵從淳安順流而下則方國安之兵腹背受敵從開化步騎並發直走諸暨則鄭遵謙之兵水陸夾攻是無浙東也藩籬既撤堂奧震驚臣恐八閩亦難安枕今日爲天下大計兩言而決耳曰殿下出關則混一可期不出關則偏安亦不可保今日爲江左急計三言而決耳曰不復徽州不可以保浙東不復浙西不可以絕杭州不復上江不可以制金陵請命定邊侯鄭鴻逵精兵疾走徽州郎楲盪國而杭州之

事一委之靖邊侯方國安計國安未能越杭而略浙西則
姚志卓勇而知義有衆七千見屯臨安全營可拔金有鎰
殺妻子而與師力戰三捷威名頓著鄭遵謙列營江上固
守紹興之外猶可出偏師以相犄角三將合勢出沒嘉湖
蘇松之間絕其糧道斷其聲援不過一旬四郡之兵伏而
未發者收之可得十萬即杭州守兵直游魂耳按臣黃澍
願以身任上流誠能破羣疑以責後效使左帥部曲一呼
而應亦足聯橫江楚與諸將會於南京然後徐圖冀北此
所謂一言而決者也殿下躬擐甲冑祇謁孝陵此自日夕

膽薪義不旋踵而尅期屢改計畫臣所以愛殿下者不過曰天子之出宜萬全兵餉未充不敢以君爲孤注而已漢光武騎牛殺尉有何富强之可因麥飯滹沱有何萬全之足恃藉令殿下不階尺土遂不能徒步奮呼建中興之大業乎且宋眞宗據天下之全故奸人得進孤注之論令殿下親高帝之孫身託天南時危勢廹方當自以爲孤注激發忠臣義士之氣何地非餉何將非兵若直爲此遲回坐失大信於天下豈有空言籠絡足以感動人心者臣恐敵國有以窺殿下之淺深事必敗矣此所謂兩言而決者也

王召對嘉其才氣且大用堡見閩事不可爲自請會師錢
江經略三吳以禮科給事中兼職方員外郎出監鄭遵謙
軍順治三年丙戌正月堡至錢塘江遵謙拜詔將道子懋
䋲迎駕越中文武大譁以堡故不受魯王官而從閩復至
動搖人心且黃澍已北降
大清復疏閩中願挈上江歸朝并合何騰蛟通劉洪起規取中
原冀滿前賜堡信之固謂可用以故羣議不服陳函輝密
啓魯王請殺堡堡上啓以爲更始稱尊劉穨止居大司馬
之位淵陰繼統劉崇亦守節度使之官綱目以賢讓不

肖崇豈甘以父讓子哉恐一家之中有二天子卽外患得以相乘也殿下以姪事叔則唐王旣非湘陰以賢事聖則唐王并非更始卽上表稱臣拜疏迎駕豈遂爲屈巳乎兩大相抗必至於離兩離相尼必至於敗使敵國得乘瑕觀變坐收漁人之效恐文武諸臣不得辭其責矣詩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今當禦侮之時自啓鬩牆之釁竊爲殿下惜之殿下誠能息攀喙以奉一尊異日光復二京祇謁寢廟唐王之功不過漢光武而殿下之德乃過於周文王厚實不虧而顯名爛焉卽唐王亦安能屈殿下哉不聽令

旨下法司究問堡奔黃鳴俊於衢州還至行在請終制不許夏浙東陷七月

大清兵度仙霞入閩大震堡以三策說上言今日之勢誠能大飛文武直走湖南用何騰蛟之銳竟擣荊襄傳檄雍豫中原豪傑必有響應聞之者以爲殿下從天而降此上策也移蹕虔州疏通江廣兼顧閩浙丁魁楚役舫於南雄萬元吉前茅於建撫急呼楚師爲之連臂此中策也撫慰潰亡并力一戰勝不虛生敗不徒死此下策也若往來延建觀望覩時輕騎叩城避不暇出爲無策矣上不能用堡屢疏

語侵鄭芝龍芝龍欲殺堡嘗樓銜奏上請聽堡終制以安全之堡遂去及闖敗卒如堡言是歲堡避地湖南遺督師大學士何騰蛟書言中朝舉動無以大服人心小則有河北方命之憂大則有許下擅權之釁卽使光復二京亦非國家之福騰蛟深以爲然丁亥十一月以瞿式耜薦達肇慶行在上疏陳八事一曰朝政不宜獨專也臣謹按祖宗設官雖閣臣不攝部務文安侯馬吉翔護殿下於險阻之中積有功勤賞以通侯誰曰不可前者閣銜之加吉翔陳詛力辭可謂有體然辭閣銜而不辭閣權得無避名而居

賞乎勳臣有事則挂印專征無事則理京師戎務其不侵文臣之官者制之也其并不掌衛臣之事者尊之也吉翔督理京營掌錦衣衛則已自褻矣復參與機務是內閣也與會推大僚是六部都察院也章奏進止悉在其門是通政司六科也誥敕經其看詳酌定是翰林院也出入內庭口傳天語是司禮監也舉天下人之分理而一人任之三百年無此法三百年亦未嘗有此人權震世者主危威震主者身危度亦非所以愛吉翔也一日勳封不宜無等也思恩侯陳邦傅擴反正之伐遂晉上公已爲江粵諸勳所

笑一旦世守專恣妄行臣察潯州奉旨則居守耳以居守之旨行世守之敕可乎有此敕是交通干亂政之禁無此敕是矯詔犯不道之誅且朝廷須賞自有常經功不一人漸何可長使封疆可以割裂則天子將爲寄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一曰罪鎭不宜久縱也闖賊郝永忠本我寇仇暫歸繼索未嘗遇敵一戰而震驚乘輿戕賊內地頃且殘靖州逐勳鎭矣陳友龍反正之後有力恢寶武之功永忠徧布流言謂勳輔騰蛟令其報仇欲以離義士之心敗督師之望永忠降敵不可事主無能勢且白頭作賊而敕

自滋擾如奉驕子使得借朝廷之刃殺朝廷之人並罷神
飛忠貞解體殿下下一詔削其官聲其罪使天下知其爲
國法所不赦即幸逃斧鉞亦必有斬木揭竿爲萬姓雪憤
者采忠特獻忠之續耳殿下何憚而不爲也一曰中旨不
宜頻傳也臣聞輔臣票擬不當上心駁改再三竟傳中旨
者果出自殿下之意乎祖宗朝軍國萬幾上每日御文華
或在煖閣召諸大臣面決可否即廟算確有稟成而票旨
仍歸閣下所防在旁之奸絕神叢之借也今外廷之臣脂
韋多而骨鯁少大之不能引燭焚詔小之不能叩閣力爭

邵武徐氏刊

如果出殿下之意何不以一切庶務聽各衙門率由舊章
而重大機宜令輔臣上前公擬取自聖裁務求至當殿下
既有憂勤之實且得以長料事之智益知人之明奈何使
天下之人一疑其斜封墨勅一疑其口勅處分也夫用人
而傳中旨雖君子亦謂之進自他途行政而傳中旨雖良
法亦等於出之私意也一曰貪墨之風不宜自內廷始也
納饋得官殃民蠹政殿下既不能禁之於外矣亦宜謹之
於內乃一朱議洗也明旨業云撫按交參贓私狼籍而聽
其輸饟令都察院嚴追進解未幾命以監司推用矣未幾

復補平樂知府矣使議沆而賢者則無贓可追議沆而不
肯僅有罪可贖論語曰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今遂賞其
竊矣然則輸餽有異於分贓乎都察院非追贓之官平樂
府非償贓之地是一舉而三失也朝廷不以正率安能中
飭羣工郎日下哀痛之詔何益於民生吏治耶一日調停
之術不宜自言路開也言官者是非可否所從出也天子
已是言官曰非大臣曰可言官曰否言官固未嘗無功罪
也潘世琦之與呂爾璵一旨而得兩非吳其竃之與謝昌
三疏而未嘗存一是顯示以不明不白之狀而隱示以一

輕一重之權則陰陽消息之禍必有不可勝言者矣夫使言路可以調停則天下復有何事可容分別此固巧於立仗馬寒蟬之榜樣者臣不願爲殿下聽之一曰義兵不宜概行摧折也天下之以起義冒官而行私者多矣然在朝廷自有機權以鼓舞開其初以察覈謹其後耳秦皇四海既一且以銷兵生草莽之心今戰爭未已每見歸農之令將無早計乎道路爭傳揭示通衢謂破家起義全髮隱山八字見之欲嘔以臣虛公之論行已各經權彼此不容偏廢凡爲國家矢報智以濟忠者上也愚以成忠者次也其

中破家起義亦有用之才全髮隱山不過無用之士然揆之名教未爲得罪亦何至於欲嘔哉夫出於一巳者固天理之存亡傳之四海者卽人心之嚮背不可不愼也一日奉使不宜濫及非人也聲教既阻文告爲先荆棘少通使命特重或以一人規一路或以一路規四方朝望既輕首尾皆斷今負販之夫苟且得官皇華載道頃聞恭慰山陵令江右貲奏通判吳之俊加以部曹附便前往此何等大事乎南都自有親臣大臣如不可往復安用此謂殿下輕天下可也倘謂殿下輕祖宗可乎周鼎瀚以小人之尤不

容於朝姑爲晝錦之計而明旨令以原銜頒勅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夫四方以二祖列宗之歌思未嘗敢有輕殿下者奈何用匪類以自輕也疏入陳邦傅馬吉翔諸用事者皆大愠李成棟使人讀堡疏驚曰朝廷尚有如此人乎郎日以原官掌兵科堡直聲震南中既受命復上疏臣竊惟天下之勢起於西北而迄於東南今乘輿越在端水尾不可以起脊雖運會日新譬之散錢未見能貫夫耳目不限一隅而精神周於六合使英雄競起咸仰天子明見萬里之威然後可以大一統殿下不以臣不肖俾承乏兵垣

其籌畫固與中樞相表裏則在兵言兵不敢以芻蕘自匿也古之有天下者橫戈躍馬以爭中原則八閩兩粵無暇顧盼乃者警蹕所在郎八閩得爲兩粵之重輕勳臣李成棟以全力下虔期會章門而偏師駐於潮惠則欲使海波不驚亦宜有將伯之助臣昔事思文皇帝矣鄭芝龍欲以私憾殺臣而臣獨知其子賜姓成功樸忠勇敢氣志過人頻鬬血戰三年不覩芝龍一字益匪躬之忠幹蠱之孝未有如是兼至者也臣察閩中兵非寡弱特以兵不一將將不一心彼此相顧無由獨發殿下何不下特詔一以其事

責之成功使得合將士之渙離戢宗藩之覬覦陸以通入
浙之關水以斷窺粵之路卽自溫處以抵登萊悉有奇兵
並擣之用此當議者一也三吳為財賦奧區賢士大夫之
所聚倡義之烈及今未散殿下愼選大臣勳德才望足以
服人心而操大柄者命之督師南京未復則可以宣布威
靈奮揚旗鼓已復則可以肅清宮禁祇謁園陵經理征輸
疏通師旅然後開府維揚合山東而恢河北此當議者二
也湖南諸勳曹志建趙應選等旣至衡陽宜以一往之銳
竟出茶陵與豫章合勢湖北諸勳馬進忠張光翠等直走

武昌三路建瓴不期可會然後督輔騰蛟居中節制仍於
武昌謹備行宮以待駐蹕此當議者三也制輔肖錫已合
夔門之兵矣臣竊意李赤心十一部出河南而譚文等分
兵助川督出陝西易地則兼功也夫吳三桂之據長安也
必一得當以報我矣起而與赤心爲仇則勢不可以速下
肖錫之調度故已得宜然後鎮襄陽以結三川秦豫之局
此當議者四也夫如是囊括四海之槩殿下已運之掌中
矣殿下整肅禁旅朝夕組練親御甲冑由楚以恢西北此
大聖人之所爲一統之全局也由江以奠東南此中材之

所爲偏安之半局也殿下緬思二祖列宗之鴻功知必不以中材自畫矣時李成棟方出江西應金聲桓何騰蛟亦由衡永將規長沙堡志意弘遠謂中興可立待意欲南合朱成功東合三吳之士西合譚文等圖北方文者亦取南京然譚太圍南昌益急而高進庫堅守贛州成棟不能進未幾馬進忠李赤心棄常德來湖南湖南軍亂朱成功譚文等卒無成而吳江吳易松江吳勝兆陳子龍寧波華夏餘姚王翊會稽陳天樞亦已先後敗矣湖南北嶺東西間還失屢復悍兵驕將剽掠征派彼此設官張吏民不堪命

而黔蜀諸軍無重臣彈壓自相吞鬬所在崩解爲敵所乘堡痡憤以爲內廷不守法度故外臣不奉節制太阿旁落故卑朝夕顒朝廷赫然震怒整率六師申明約束厚集禁旅以重馭輕高皇帝時命將四征皆聖祖親爲部署可法也夫朝廷根本豈待遠觀使馬士英不相則左良玉安得稱戈劉承胤不將卽張先璧何辭稅甲惟廟堂之上處置失宜而邦域之中縱橫並起遂使一家爲鷸蚌之持鄰邦獲漁人之利覆轍昭然惟殿下留鑒戊子正月陳邦傅修怨於堡請爲監軍大學士朱天麟擬旨著卽會議丁時魁

怒曰堡論邦傳卽請監紀堡又論郝永忠若請其頭亦與之卯辛科道官十六人入丹墀大呼繳印於內閣王方燕語聞變翻茶沾服命李元胤出諭諸臣供職天麟卽日罷相堡陳謝李成棟金聲桓敗書踵至堡方註籍聞報卽出上疏言江廣反正在我爲忠在彼爲叛諸臣自計身家退死進生不待智者而決圖可義出鎭南雄而分李棲鵬守韶州御勢爲犄角杜永和宜移駐也董方策等全師而歸銳氣未挫當扼守英德清遠策應南韶察廣州諸鎭徵有不相下之心樞臣劉遠生將命月餘已著誠信請再勅之往

相機調度布置可周三水一帶必厚集水師今哨船每處不過千人當增益之閻王典可用請遣連城璧崇陽舊旅可用請遣朱盛濃至褒集一路直通德慶若以輕騎徑擣則東西路斷當設重兵戍之葉承恩兵少此當別議衛詔也京營不飭臣曾言之亦未見募練則總督戎政馬吉翔總督禁旅李元胤之責也今年木星逆行留太微垣熒惑復犯太微豈有天子所在無精甲萬人可供一戰者乎寶衡再陷粵西劉狀胡一清新敗之後孤而無援焦璉之力不能兼顧東事閩劉才鼎有衆三千馬五百匹當別勅調

之以備緩急之用留守瞿式耜已赴全州西掖曾選推定王諭堡即出視事堡豹貌權而行清任剛先物與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彈劾依附中外號爲五虎其劾何吾騶語多過激劾呂爾璵疏有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等語犯上無忌王及慈甯王太后故銜之一日太后垂簾召吾騶堡爲解釋堡[illegible]對復忤慈甯宮人郭良璞爲司禮監夏國祥妻有寵於慈甯堡參吾騶及國祥由是[illegible]讒遂烈孫可望使楊畏知來貢請王封堡固爭言百年無異姓王且可望啓而不臣其心可知惟朝廷裁之以禮無

爲所挾持傳笑遐邇大學士嚴起恆金堡言而陳邦傅矯
制遣胡執恭入雲南封可望爲秦王堡論邦傅執恭交通
販國辠朝廷不能問是時李元胤善堡諸忌堡者稱爲護
法韋馱杜永和雅重堡才望然怪其汲汲持論嘗因入朝
請罷六科會議堡爭之己丑正月南韶破
大清兵數道俱進王遽議西避堡固爭東西將士恃乘輿威靈
效死守戰王一動人心搖兩會城必難保且國家更有何
地可適邦傳非社稷臣忠貞破亡之餘不可恃舍此而西
則依賊望後必悔之不聽二月四日王舟泊梧州江干廷

臣合謀論五虎結黨擅權欺君誤國罪下堡等錦衣獄杖八十堡創特甚碎磁甌出血復甦大學士嚴起恆申救三法司會讞戍堡清浪會阻兵未得達堡過桂林守輔式耜留堡書記辭曰朝廷罪人安可私佐相公且時事已去非敢愛死孔有德破桂林堡爲僧後返浙死於平湖

論曰自萬曆後門戶之禍與國相終始卽五虎之獄舉朝鼎沸越數十年猶傳爲異詞訾譽交半學士大夫動言好古尙論之難若是余纂金堡傳凡數更卒乃存其奏議略其彈文俟後之君子討定焉堡爲僧後嘗作聖政詩及平

南王年譜以山人稱頌功德士林譽之余初未信及問之長老皆云要之保舉之才氣自不可及哉

鄧凱

鄧凱江西吉安人其先自河南新野自言家族雖微受國世恩性粗慧讀書知忠孝節大學士楊廷麟等建義贛州凱從之及敗督師萬元吉吏部龔棻寄孤於凱凱故不死順治四年丁亥冬抵攸縣知其父以去年三月被掠受戮歸舉旅爲父復仇九過家門不入久之兵散潛匿吳楚山界時兩廣已破桂王入安籠

大淸繪形購凱甚急凱仰天曰得一面吾君死亦瞑目乃冒險
西行丙申十一月入武岡州爲孫可望所阻隱於永寶山
戊戌二月始達滇都陛見命守大明門四月
大淸兵破貴州十一月七日桂王命內臣李崇貴召凱入諭曰
爾老成忠義可護東宮望發滇都每過關逢險必下馬扶
掖明年己亥正月四日王入永昌府留四十日又正月望
發永昌十八日至騰越府二十日發騰越扈駕靳統武所
部皆可望舊兵二十四日將下營尚未炊揚武營到言各
營俱散追騎甚廹馬吉翔李國泰趣王卽行夜迷道散走

左右旋及明仍在故所貴人宮女文武資囊盡掠去獨國泰吉翔輜重無恙晨遇孫崇雅亂兵在後者復被害又明日統武間道乘王去二十八日王入銅壁關是爲緬境緬人來約去弓刀勿驚百姓衆不肯吉翔傳旨遂釋兵器沐天波欲奉王子入茶山后不可二月朔至河緬人詭甚以四舟來迎令半從陸路發吉翔等不顧王太后東宮遽開船太后怒王曰老母且不顧及此何怪行延久十八日始至井梗緬人止勿進二十一日報

大清兵四路來請勑阻之議可去者各推諉凱奮然曰主憂臣

辱一死何辭行人任國璽願同往吉翔恐宣其過惡語緬人曰二人無家口在去不來矣會報各營去乃止緬人以勅書與神宗時勅寶差分寸不信出沐國公印乃信天波欲道戶臘走孟養吉翔力阻而先發陸路者以前白文選兵抵亞哇城肆殺掠囊飽去於是緬王恚曰此非避亂來乃圖吾國爲內應外攻兵耳發諸蠻圍之多被其死傷或逃谷村者晉王總兵潘世榮降緬通政朱蘊金翔中中軍姜承德谷縊死四月蠻漠報有兵來迎駕姓祁名三昇兇不可當遣錦衣衛丁調鼎考功司楊生芳往吉翔矯勅與

緬酋曰朕已航閩凡有官軍俱斬訖報五月五日發井梗七日至阿瓦城八日至者梗奉王居竹城草房十間軍官各架竹屋緬婦日貿易如市人人以爲太平舍禮貌而嬉達官徒跣短衣席地笑語緬官熟視曰天朝大臣行止如此天下安有不失乎八月諸蠻朝緬沐國公過河令跣足以臣禮見歸而泣曰吾爲上屈任國璽及禮部楊在各疏劾留中王病足苦號諸臣酣歌自如蒲纓居西華門大開賭市晝夜呼盧王親與楊太監爭賭不明拳毆至碎衣帽九月十九日緬進稻穀吉翔幸分私其戚凱不平曰老

賊生死倘不知死後厚藏何人惠受翔步將推凱失跌幾斃濺血陳表追言父死難狀語贈四代廕子入衛九月晉王有奏迎駕內有二十餘疏不知曾達上覽否今與緬王約何地交遞諸臣在內但圖安樂全無謀議若何出險等語久之無聲聞又拔營去有潘璜者劝而傾險能緬語訶緬消息以誑上翔女以女翔牢籠文武求職者俱稱門生湖廣道御史鄔昌琦自蠻漠來翔奏曰昌琦忠貞此日行囊蕭條賜金二兩陞河南道掌六科事任國璽欲轉江西道亦稱門生凱譏之答曰吾非爲官居臺中可劾吉翔烏

攖知府王祖堇晉藩下人頗知醫一日中宮病用藥稍愈翔因其凶暴以禮部主客司許之初司禮李國泰稱倜强翔有過輒舉拳前毆翔謂人渠用拳我止用一勾誘之雙陸詭以錢輸又向泰貸銀月倍息泰自是歡言無閒遂爲腹心友矣翔泰合奏外有大臣三日不舉火者王怒擲皇帝之寶命掌庫太監李國用碎之國用叩頭曰臣萬死不敢碎此寶翔泰鑿碎散給夾及凱凱泣曰凱無勞於國且福濟誓飢而死不受鄧士廉陞吏兵二部尚書敬阿翔每事必先通翔弟雄飛擬出外任都御史翔增楊在守正常

向人恨翔所爲然事亦須關白亦擬入閣辦事任國璽請
東宮開講有旨秋凉舉行歲餘不舉又私啓翔翔不應國
璽進宋末賢奸書翔見之切齒上覽之竟日國泰抽去東
宮典璽李崇貴益王副承奉也教東宮讀謂人曰自古帝
王壞在吾輩幼侍讀書止誘之作戲後登大位必不明正
道可嘆哉蓋爲國泰發也辛丑二月廿八日鞏昌王密遣
緬氏賫奏云恐有害不敢速進期緬人送出爲上策王答
璽書甚切越五日師進距行在六十里作浮橋將渡已復
退丙有潛歃血議殺翔泰二人奉東宮奪路出者覺俱見

殺四月蒲纓索翔滇都通賄銀兩以前元江土官圖總督勅印開緬甸爲省備行在奔孛聽許八千時翔泰同心則事成矣因翔欲獨肥故遷延然纓已代土官輸百金翔不應遂發其事衆議償半五月翔泰請開講任國璽不可後五日傳禮部楊在侍東宮講書賜坐是月廿三日緬酋殺兄簒位來求賀七月六日緬護守官使通事來言勞苦三載老皇帝及諸大臣何以答我前年五月我王子欲害汝我力保之王不能應諸臣亦無與者緬官含忿去十六日請當事大臣過河俱憚往緬使來曰此行無他故我王子

慮汝衆人立心勿恆邀飲呪水可聽貿易出入不然何以
謀日用十九日翔秦勒文武大小并去侍從無留者凱以
傷足蹇行獨免一內臣老亦免旣去繙兵三千人遂圍行
在呼曰若等大漢可共來決死不出亦死衆猶豫延久乃
出出則三十人縛一人如合圍王與中宮將投繯凱進曰
君死固當太后髦將囑依棄社稷不忠舍母不孝乃止繙
兵入宮爭搜財帛一貴人宮女諸臣妻女多自縊累若瓜
果縶木王及太后等二十二人逼斗室始巳歷未逼事引
護守官至呼曰止止勿害皇帝及沐國公時屍橫徧地繙

人移王沐國公所小大二百餘人幷居一樓號哭之聲聞於數里凡三日有寺僧私送飲食乃知前過河飲咒水者已俱遇害惟沐國公及王昇魏豹王啓隆各傷數人死有王親小子來安年十三給擒者曰我授若金磬折作取金抽小刀抵殺人而後死二十一日緬仍修故宮請王入居貢米銅物二十五日又進鋪蓋銀布頗厚乃曰我王子實無此心此吾民怨汝軍將在外殺掠故爲此也王臥疾有醫來治男女病死者甚多凱又曰凱過陳通事家問陸路人消息彼曰有妻小者止二十日路上越四日俱被殺其

寡漢止月餘路上彼地有一小國稱王數侵奪之擄其王執天朝兵至小國又反與陸路人謀曰若輔我候大兵到同舉事陸路人入其國今又不知何如十一月十八日王召凱入宮曰太后病矣天意若不然使太后骸骨歸故里又曰文選勞績多我負之未封親王馬寶未封郡王又言滇黔百姓供給大軍有年今不知作何狀顧凱流涕十二月三日晡時有緬官來見請移駕曰汝兵將近我城我國發兵當由此過恐驚擾言未畢數十蠻人將王連杌舁去兩宮悲哭震天遂以肩輿二舁太后王后東宮侍從俱不

及隨行五百里渡河登岸旹夜不識何兵二一更至營始知
為
大清兵也明日薄暮凱緬甸王帳後曰君幸自決使老臣得死
所王曰然有太后在且洪承疇吳三桂世受我朝恩豈毒
及我母子耶十六日拔老營復向阿瓦欲攻緬不果九日長
發歸滇侍從俱與馬王膳皆金盃進鮮服內官宮女王親
妻妾均給衣被康熙壬寅三月十三日入滇進膳服有加
四月四日
大清軍奉凱發滿洲鑲黃旗章京朝家凱辭王及東宮太后中

皆俱默然遂出是月廿五日王遇害凱爲僧昆陽州普照寺不知所終

論曰鄧凱書稱綴衣虎賁之屬依依犬馬之戀其主古者聖王遇臣下小大莫不加敬蓋爲此也明亡流寄蠻甸生民以來所未經但桂王過慈寡斷見小忘大以致諸奸蒙蔽阻賢任邪三尺之童知有今日因作也是錄追錄已亥以後細甚事備後之覽古者想見而悲悼焉

十二葉第十二行豹字衍　徐榦識

西南紀事卷八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沐天波

黔國公沐天波黔寧昭靖王英十一世孫也崇禎三年父啓元薨嗣立挂征南將軍印時天下大亂獨雲南遠不被兵號爲安樂沐氏世保爵土得諸土司心明興以來勳臣賢守方面者推沐氏張獻忠旣入四川滇黔震恐天波使武定參將李大贇防守會川大贇狃猾數侵元謀土酋吾必奎地遂搆亂先是天啓初貴州水西安邦彥反四川烏

邵武徐氏刊

撒酋長安效艮雲南土婦設科武定夷目張世臣東川曾長祿千鍾皆應之巡撫沈敬介發必奎兵與諸土司犄角討斬設科等進復炎方松林霑益倘塘四站蜀道復通效艮亦縛送賊黨安應龍及烏撒衛各印來獻道被掠怒復合水西犯滇必奎又力戰卻之自是邦彥就撫滇中始有寧宇者數年必奎自以功多而爲大贊虐使積不平故叛乙酉秋據元謀陷武定祿豐諸府縣蒙自土舍沙定洲者父源嘗與阿迷普名聲同調征水西以女妻名聲無子江西貢人萬氏有女倡也名聲嬖之娶爲生祚遠已而名聲

死歸沙氏破數家最後妻定洲定洲年與祚遠相若又變萬氏以爲謀主遂兼阿迷蒙自二州稍告訐諸土司侵掠之天波與撫按不能理其曲直定洲南拓地至交趾與交趾爲界兵勢既盛遂輕黔國必奎之叛也定洲實與約故決計天波發諸司兵檄蒙自二千定洲赴以五千至省而必奎已誅殊失望留屯城外不去公府饒於財滇人于錫朋饒希之游門下積多逋負懼罪輒見定洲誇沐氏世寶以動其心天波表定洲參將厚犒使歸十二月二日入謝天波因祠祀不即見定洲入門大呼都司阮韻嘉參將袁

士弘張國用內應甲與沙軍擁入縱火大掠天波自竄走西城太夫人陳夫人焦走北門曰吾等命婦不可為賊污舉家自焚死弟天澤天潤皆遇害知寍州祿永命帥兵巷戰從官周鼎止天波留討賊疑鼎見紿殺之遂走楚雄定洲悉得沐氏世寶據會城刼巡撫吳兆元檄止救者又上疏南京言沐氏不道賴沙軍定亂狀請陞秩世授以定洲代天波又至祿豐執前大學士王錫袞使居貢院號召明年丙戌定洲追天波於楚雄分守副使楊畏知推官王運開堅守導天波走永昌定洲追至下關返其黨李日芳陷

蒙化王朔陷大理俱屠之畏知乘賊西加修楚雄城傳檄
討賊土司響應賊還攻楚雄自春至夏不能拔始去擊殺
祿永命於寧州已定廼東復圍楚雄天波以故得安居永
昌崇禎之世石屏土司龍在田及副將許名臣奉總理熊
文燦檄援荆襄識張獻忠部將孫可望等於幕府至是在
石屏爲定洲所攻聞可望等已入平越使人間道告以亂
曰亟趨之借大義滇可定也可望遂詐稱黔國夫人弟焦
姓請兵復仇滇人受沐氏世恩憐天波在難唯恐其來不
速及至乃可望順治四年丁亥夏四月可望至雲南定洲

解楚雄還戰大敗走阿迷城中執獻阮韻嘉袁士弘送楚雄誅之可望遂據雲南引兵西畏知出禦被執因說以反正可望故稱爲黔國公報仇兩以名義相羈爲書告天波天波不得已遣子忠罕報使可望使劉文秀至永昌迎天波還府車裂于錫朋等以謝國人明年戊子春沙定洲伏誅天波具衣冠謝雪家難後見可望悖僭慮禍避遠儀勢獨與楊畏知燕語而泣可望定貴州竟殺畏知遷桂藩於安龍李定國迎桂藩入滇以天波世勳充班首官寄心膂甚篤其冬可望擧貴州歸

大清使張勝龔雲南定國文秀俱出屯交水王尚禮謀翻城應天波覺之挾與入朝以宿衛守之天波故善流星鎚常攜袖中是日恐左右有變出鎚舞縱橫盤擊觀者皆披靡尚禮俯首嘆曰吾已爲檻中虎不復煩君侯攘臂也可望降貴州來歸滇都羣臣皆進爵天波辭以世被國恩無以報不敢復受新秩久知國勢去誓身殉使其子分贅各土司冀存先祀祿夫人死侍女夏氏歸母家兩經大亂不辱爲尼天波念其節使任家政遂不復娶已從入緬夏氏自縊時死者撐拄皆爲鴉犬所食夏氏屍棄十日卒得收葬至

曩本河緬人聞黔國來猶下馬羅拜至蠻漠天波與國舅
王維恭與璽李崇貴謀曰主君入緬我輩宜奉少主進茶
山可調度諸營且使緬人有所憚在內亦藉以爲重王后
不可而止及井亘緬使傳語出神宗璽書合今篆差一分
天波出己印比之乃服蓋緬自萬曆二十二年有內亂請
救不應卽絕貢矣居井亘月餘天波與蒲纓王啟隆集樹
下議緬意日薄不若及今走戶臘二撤出孟養以圖生路
馬吉翔阻之白文選兵至亦爲吉翔所卻進至赭硜誅茅
以居緬俗用中秋日歲節屬國朝賀強天波往以臣禮見

羅於諸蠻返告從官曰井亘不用吾言致有今日之辱吾不屈主必不全誰使吾至此耶哭而慟明年己丑七月緬又來請天波辭緬使曰此行當以客禮乃因李定國等兵再至緬爲恭敬天波知之愈憤懣又明年庚寅七月難作緬酋莽猛白要百官計事過河以二十人執一人無脫者馬吉翔而下文武四十二人惟天波出袖中鐵擊殺十餘人死冬王入雲南天波三子二先卒惟忠罕在石屏從婦翁龍世榮出降是年四月有梅道人與張琦尹士鑛等謀興復假忠罕書與寧州祿昌賢事發琦等死辭連忠罕謂

其妻龍氏曰吾且履不測汝妊數月脫生子可無絕先人後令內官滕九德僕白君愛護龍氏進香東岳浮舟至昆陽州忠罕逮入燕以侍婢夏蓮爲龍氏龍氏走匿新興滕飛熊兄弟所產一子名神保康熙四年乙巳三月新興土酋王耀祖等爲亂聞神保在作檄移諸蠻迎龍氏母子入山據事成立爲主戰不利遷之法沖白乃家又令白君愛匿神保於滕氏俱爲吳三桂捕獲并訊忠罕沐氏遂絕

論曰洪武勳舊同國終始者魏國黔國及誠意數家而致命竭忠天波尤著方其由永昌還省晦迹十載不見疑於

可望及委蛇緬廷冀免主危雖甯俞之忠無以過之然天道虧盈泰否楚藩諸王積逾千萬身遭薤醢諡爲至愚而沐氏享祚三百年死猶以忠節著豈非盛德之報哉

崇禎改元阿迷州土酋普名聲據州城叛屢征不服三年庚午廣西知府張繼孟思以計誅之檄州縣稱名聲才能忠義不應推折以致召亂皆有司之過阿迷隸臨安府而廣西府謁兵備道于臨安路經阿迷名聲孜往來文移過州境輒啓覘之見繼孟檄大喜思得繼孟守臨安後繼孟謁兵備戒其下過阿迷必晉候普州牧及至故熟睡與中鼾聲若雷其下不得傳稟過十里乃覺佯怒下不與痛責從者曰我有事須急見兵道然普州牧必不可不見乘健馬去或不後期名聲聞繼孟道來喜既過不入頤又疑使僭隨覘動靜見繼孟責從者易馬馳還復喜過望入方坐定左右奉茶繼孟擎盞大言曰嘗聞普公好以茶酒間鴆人我不敢歛此名聲驚聾天日名聲恨不獲爲公眠何有此心

請先飲遽易盞飲之而擎盞時已下鴆茶內矣遂爲具歎
咨辭以有事謁兵道急詰日還痛飲出門疾馳易三馬名
聲藥發遣兵急追已入臨安戚城有備不能及名聲死妻
萬氏狡而有程德招沙定洲兄定海爲夫權魯失歡定洲
年少美姿容逐定海更贅焉當事不能問其子詐遠大恚
時欲殺定洲因與萬氏別居一砦及應調討吾必奎遂叛
定洲追大波萬氏猶在阿迷聞之驚日我家門乃爲此賊
所破謀入省執定洲既至則見定洲氣餓縱橫資用裕給
乃又大喜連輿持刺進調撫軍抗禮旁若無人後敗保佴
革竟并兵頭鐵老虎俘至省剝皮以狗滇人快心焉
野史氏曰皇帝開國勳臣以令聞永世者二曰徐中山
沐黔蠻中山賜第留都于孫席先猷享列爵稱保家之主
可矣黔蠻守在荒徼世有師命紆天子南顧憂覦中山之
裔宴樂飲食相萬也然黔蠻在鎮招徠攜貳辨方正俗使
人知朝廷墾軍田一百一萬二于畝使人知所以有生恩
澤遠矣死之日鑽部君長號哭深山及定遠纘之歷年滋
久記人之善忘人之過雖吏裔于法不忍加誅將吏非犯
大惡未嘗輕戮一人又何其寬大長者也其長世也宜哉

歷鎮一十六世二王一侯一伯十公四都督家門貴盛郎中山舊業焉况其他茅土中絶櫛風沐雨之勞不祀忽諸君子是以思纘序也當征南將軍與左副將軍三人同下滇地而潁涼二國之胥或斬或不振豈非洪武戊辰壬申開諸蠻月魯之役殺傷過多干違天道以至是乎沐氏自昭靖忠敬以還若惠襄之賞罰明信武襄之服遠忠勤榮康之制勝好謀武信之耽盜守憲道愛在人奕世載德雖其後亦有一二賢克由禮者諸夷猶懾其威令賴前哲以免也及其末世阜降大割國步多艱卒能跋舍從亡流離異域不屈以死見危授命之義其庶幾焉斯亦無愧其祖宗矣

楊畏知

楊畏知字介甫陝西寶雞人崇禎中舉鄉試第一以保舉特用歷官雲南副使分巡金滄道駐大理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秋武定土司吾必奎作亂連陷祿豐廣通進攻楚雄府破之畏知監軍復楚雄因留彈壓移鎮焉沙定洲之亂黔國公沐天波走楚雄定洲追之畏知謂天波曰郡城新破創夷未復賊以方張之銳來攻必陷同死無益公不如走永昌據重江之險比賊越楚而西踟躕大理蒙化間動需數月我守禦既備傳檄四出賊欲越永恐我斷其歸路欲返攻則公隨之首尾橫擊可滅也天波遂走永昌定洲至楚雄畏知踞城頭語之曰君定永昌回度朝命可下當以鎮道禮相見今逆順未分難爲不義屈且君

不虞延西諸司受黔國檄而合從見討平定洲恐失天波
與盟而去分兵攻大理蒙化屠之畏知乘間修築隍陴撤
郭外居民入保檄調漢土官姚景等定洲聞之不敢至永
昌還趨楚雄用巨礮擊城樓正覃畏知意必死須臾煙散
顧畏知端坐惟進賢冠失左翅驚嘆以爲有神畏知伺賊
懈出奇兵輒有斬獲至夏引去先是會城變起巡撫吳兆
元陷賊中諸土司以故未敢動及畏知倡義於是寗州祿
永命石屏龍在田嶍峨王克猷等皆聚衆守險遙應定洲
慫慂迷有失東還攻石屏走在田破寗州殺永命至嶍峨

克黨走死遁東既定乃復還攻楚雄分兵七十二營各爲大營統之環城濬壕爲持久計畏知堅守踰年不能拔事聞福州晉左副都御史總督雲南軍務丁亥春孫可望至雲南定洲還戰楚雄之圍始解可望已破定洲據會城使人通好於畏知自以兵隨之畏知至祿豐拒戰不勝赴水淺不死踞而駡可望下馬拱手曰聞公名久矣我來爲雲南討賊當相與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視曰賊給我耳可望指天折矢畏知曰必爾從我三事一不得仍用僞西年號二不得殺吾民三不得掠婦女焚廬舍並許諾乃

同回楚雄使迎天波永昌逃西八府得免屠戮爲民知也可望旣假討定洲名畧定滇地羈縻黔國威震諸蠻粵西被兵號令阻絕臨安任僎乃倡議尊可望爲國主用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民知憤甚念已同之死無益獨日稱道忠義鼓動有忤意輙肆掌詈罵其黨怒欲殺之李定國劉文秀尤愛之可望遣民知同永昌龔彝奉表肇慶請王封過貴州爲皮熊所阻久乃得達兵科金堡言本朝異姓止贈王二三百年定制不宜更自今日民知曰不與無益彼固已王也一旦降號公侯而能欣然受命者此純臣之

節也若因其嚮義破格用恩倘幸收用萬一且法有因革
今土宇非故動援舊章能堅持有終耶議數月不決臨發
賜一字親王章而無封號畏知西過梧遇堵胤錫曰可望
業王雲南今無國名賜空印激猛虎使噬人奈何胤錫爲
補牘入始封定遼王加畏知尚書犛侍郎而行陳邦傅中
軍胡執恭守潯城州先使人報可望許封秦王馳疏謂機
不容誤臣已便宜鑄印塡空勅賫行矣執恭至滇可望郊
迎甚恭所部額手交賀比畏知還知其詐深恥之屏去定
遼篆待執恭有加庚寅春桂王走梧州可望使至復議封

號內閣嚴起恒持不可兵侍郎楊鼎和以爲不臣其人則不受其貢并郤所進白金玉帶物可望滋怨秋九月可望引兵逐皮熊并據滇黔冬桂林廣州俱破桂王奔南甯更使劉茝封可望爲冀王畏知謂可望秦冀等耳願假何如眞可望終不受李定國等咸勸可望趣畏知行以卒成之畏知念主憂臣辱復奉可望使詣南甯賀九儀以兵先入殺起恒鼎和舉朝震懼始眞封可望爲秦王畏知後至痛哭自刎遂留作相可望聞之怒使人挾與還黔畏知見可望大駡曰賊終不可與爲善我爲所賣負不義名於天下

除頭上幘擧其面可望命牽去斬之畏知爲人忠勇激發在軍中陳說順逆輒傾一坐雖可望亦諒其無他是日觸怒意必有救往時戮人距營門十里畏知行數步則坐不去曰此卽吾死所遂見害可望深悔之杖其左右之不言并行刑者畏知死桂王幽安龍李定國劉文秀及可望部將白文選等合謀迎駕入雲南可望衆散來奔

大淸雲南相守二年始亡人以爲猶畏知所啓云定國奏贈畏知少保謚文烈其勳惠尤多在楚雄士人歲時致祀

論曰滇黔之事以沐天波楊畏知爲終始畏知才優於天

彼而性剛少容卒先蹈難然李定國劉文秀等剽賊百戰感其大義毅然歸忠豈非君子豹變道取於革巳日乃孚革而悔亡也乎明世士大夫拘牽文法罔識時務桒封之爭與南遷之議何殊焉勢不在已而動援舊章難矣哉

朱彝尊曰崇禎十三年庚辰思陵留意人材俾下第舉人及廷試貢士俱留特用恐寄以民社之任于是舉人史惇以下一百六十三人貢士吳康侯以下一百人許同進士出身惇等請援例謁文廟行釋菜禮并立石太學題名閣臣張四知持不可上特允惇所請大學士周延儒奉勑撰文太僕寺少卿兼翰林院侍書朱國詔奉勑書丹篆額工部營繕司郎中王顯監刻立石于西南隅蓋自萬曆丙辰錢士升榜至魏藻德榜有題名而無記及是始記焉特用榜死事者戶部郎中金壇徐有聲兵部員外郎歷貴州知府平道副使臨川曾益金滄道參議寶雞楊畏知開封知府

武進蔡鳳黃州府同知弋陽王府輔國中尉朱統鏴郏縣知縣贈河南按察副使安邑李貞佐汾陽知縣西安劉必達大同山陰知縣慶陽衛李偉華昌安定知縣臨海應昌士四川與文知縣漢陽女吾鼎呈貢知縣鍾祥黃卷立賢無方未嘗不收國士之報又有嘉定徐時勉克勤復社耆宿汪名特用榜中與陳孝廉瑚歸處士莊敦高尚之節亦不愧是科者惇金壇人官至九江太守野史撰慟餘雜記者即其人也

西南紀事卷八